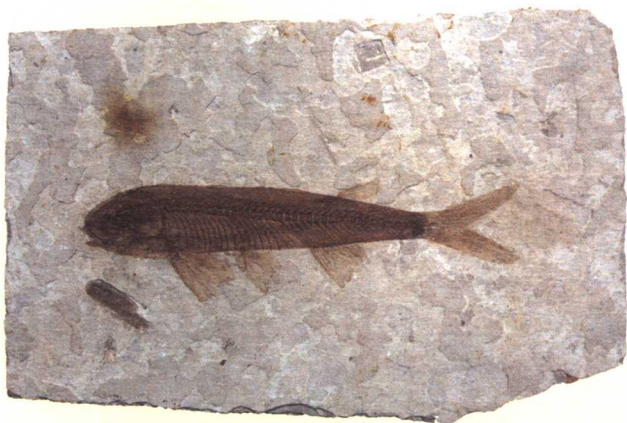


生存 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耿占春 著

隐喻

河南大学出版社



耿占春 著

隐喻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喻/耿占春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1091-578-6

I. 隐… II. 耿… III. 诗歌—文学理论 IV.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024 号

特约策划 谢景和

责任编辑 龙玉明

封面设计 张胜·生生书房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我知道这全都不算什么
我所讲的语言连字母也没有

因为即使太阳和海浪也只是一种拼音的笔迹
它只有在流放和忧愁的时候才能辨识

——埃利蒂斯《银白色礼物的诗》

“学术精舍”书系介绍

独具匠心的精妙阐释 别开生面的文本细读

本书系以出版原创性学术专著为宗旨。首批推出著名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刘思谦先生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和著名诗学评论家耿占春先生的《隐喻》以飨读者。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著,35 元)

该书被誉为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开山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女性评论家清醒独特的理性认识和女性作家丰富细腻的个性感知来触摸和表述女作家创作细致入微的心理,以深刻细致翔实的文本细读来揭示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心路,并将作者几十年来的人生故事写进《后记》与《再版后记》,语言深入浅出,耐人品读。

《隐喻》(耿占春著,30 元)

该书以诗的语言为宗旨,广泛涉及宗教学、神话学、民间文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崭新的理论阐释,运用史料精当公允,理解之深刻、判断之精妙让人叹为观止。

目 录

导 论 承古创新的神话	(1)
第一章 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14)
一 道成肉身	(14)
二 语言的符咒	(28)
三 宗教,世界的符号过程	(41)
四 人体式的大地	(54)
五 语言中的欲望	(70)
六 世界在语言中	(82)
七 文化的诗学	(94)
第二章 诗,在语言返回根源的途中	(106)
一 语言的欢乐	(106)
二 不及物的世界	(119)
三 近身远物的隐喻	(130)
四 词序的隐喻空间	(141)
五 语言的仪式	(154)
六 语言返回自己的根源	(167)
七 创世神话与诗的本质	(179)
第三章 思,重建语言的隐喻世界	(193)
一 进入语言的说话之中	(193)
二 哲学的隐喻陈述	(206)

三	诗的真理.....	(217)
四	诗意地思.....	(232)
五	无形的肉体.....	(243)
六	隐喻是回复相关的体验.....	(255)
七	与神一致.....	(266)
结 语	备于天地之美	(282)
后 记		(295)

导论 承古创新的神话

《唱赞奥义书》中说：

此万有之精英为地。

地之精英为水。

水之精英为草木。

草木之精英为人。

人之精英为语言。

它接着说：语言之精英为颂祷之诗。诗之精英为“高声唱赞”。^①

大地，神化了无穷之日月的大地，就是产生岩石和草木的大地那种无比的大地，人就是大地最后被反射到上面的存在。人之到来，从大地万物生命之朦胧颤动中感受到他的古老的新生。人之到来，从万物隐秘的渴望中升起了语言。语言把大地和无数生灵带进了庆典日。语言是生命的庆典。诗就是生命庆典上“歌唱的仪式”。对于人来说，它是一种祭礼，一种恩宠。万物皆作为一种语言来到了人的言说中，万物皆作为一种启示而走向我们，那至圣者也在语言的到来中莅临我们。

人从语言的到来中领承了一种恩宠，一种稟性的充溢，一种神圣的逾越。人领承了语言，不是狭隘自利地表达他自己，而是要使它真正的主人——大地、诸神和无数生灵——在我们身上说出话来。从语言的

^① 《五十奥义书》第 71 页，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后同，不另注。

到来中，人承诺了他的圣职：大地和诸神的祭司。

当我们走向它，大地就把自身托付给人，人则肩起世界的命运。而人本身就已是大地，大地正是通过人来展示它自身。它向我们献出它的存在，我们也向大地敞开。因万物皆栖居于我们的肉体之内而神化了自身——

火化为语言，乃入乎口。

风化为气息，乃入乎鼻。

太阳化为见，乃入乎眼。

诸方化为闻，乃入乎耳。

草木化为毛发，乃入乎皮。

月化为意，乃入乎心。

死亡化为下气，乃入乎脐。

水化为精液，乃入乎肾。^①

这是古老的宗教象征和诗的象征之基础。存在只能通过人来表示它自身或显现它自身。

在又一次的生死轮回中，是我们穿越了大地之母腹，穿越了水和地下的阳光，穿越了一条忘川来到了这庆典日。替代另一些人，重新体验这古老而新鲜的一切，体验一种宿命然后歌唱，因而给了我们语言。

语言是另一个场所。语言是一个使隐秘之物呈现的场所，语言是把人之为人的却对人遮蔽着的存在摆在人的面前。语言为超验之物的存在提供了一条地平线。语言为“道”的展示提供了一条地平线。语言把我们从物的世界移居于意义的世界，从有的境界移居于无的境界。语言使我们的灵虚悬于意义之上就像看不见的引力使石头虚悬于空无之上，犹如生虚悬于死亡之上。语言把人摆到绝对者的近旁。

语言是作为最终的救赎之物给予了我们。而正是这一点被遗忘得差不多了。人们和语言一同沦为工具，人和语言一同被物化。“然而如

^① 《五十奥义书》第 22 页，徐梵澄译。

果思确认为在的真理值得一思了,那么细想语言的本质这回事也就不得不获得另一种地位了。细想语言的本质也就不能再只是语言哲学了。”^①倘使我们要对人的问题思得更原始些,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充满玄思的追问:

语言究竟是以在的什么样的方式而作为语言的?语言到处迅速地被荒疏,这就在一切语言的应用中损害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不仅如此,语言之愈来愈利害地被荒疏还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②

而我们要想从如此沦落异在的处境中再度返回生命的庆典日,进入与天地的交接与万物的对谈,进入思或者歌唱,我们现在必须跟随诗人以一种神圣的仪式追忆起为我们所忘却的语言。

诗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说,某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包含着诗。包藏着美和无名的真实。不难发现,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就是隐喻。

隐喻就包藏着诗、真理和美。

而语言本来就是隐喻。“石头”“山腰”“树身”“桌腿”……在这样的词语中我发现了类似于无意识心理过程或梦的运作中的“凝缩”作用,它将不同的事物凝缩成一个新的变体。就像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或如达利画中的视觉双关语。在“冷漠”“苦涩”“萎缩”“光荣”“领袖”……这类词语中则具有着同一过程中的“移位”作用,它把一种对象和其属性转移投射到另一完全不同的对象上去。在一种特殊的审视下,似乎每一个词都隐藏着一个为人所遗忘的、残缺或浓缩的故事与寓言。甚至每一个文字的构形本身都隐含着—一个隐喻陈述。

语词最初原本隐隐地指示着两种基本存在:人和自然。而且这是一种凝缩或移位于一体的存在。这意味着,语言最初是诗。

^{①②} 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熊伟译,见《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因此,语言最初作为一种命名活动,就不仅仅是给事物一个名称,它是给予事物一个人化的品格。自然的人格化就是神化,因而语言就是以人格化的方式为自然命名,语言即为诸神命名。同样语言也不仅仅给人及其内心世界一个名称,它是把自然现象和其属性风风火火土气水性赋予人,人的自然化即人化身为万物亦是神话。语言因而就是神话。

语言是深深地根植于自然母体和人的无意识深层结构中的神话系统。是自然、人、神同形或同性的,创造神话的。这样我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母体。语言是一种原始文化综合体。在语言赋予自然以人格和把人化为自然的命名活动中,我们可领悟到原始的宇宙宗教感、神话意识和诗性思维的肇始。为诸神命名的语言就使宇宙万物成为原始的神和图腾,大地就成了一座万神殿。这同时也就确认了物、人和神的关系,确认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就走出了洞穴,站在了大地之上,苍天之下,诸神之前。就拥有了天地人神的存在整体。语言因此确认了人类最基本的智慧和真理: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

我一直企图在语言,主要是在某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即诗的语言中找到在人与自然或宇宙“同一性”中起支配作用并早已回响着的同一个东西和它自身的原始关联,从而给同一性的中介即给语言的出现找到一个位置。

令人注目的是,语言文字本来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那么语言就在人的肉身和宇宙万物间建立了最原始的关联阈。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或人与大地的视同对等。在语言 and 文化的衍变中,隐喻永远不变地驾驭着这个基本的真理:人与自然的统一。

隐喻在人类的精神存在中,牢牢地保留着人与自然的原始关联。隐喻以此种方式包藏着诗,美与真理。诗是以隐喻为基础的,那么诗也就是以最古老的真理为基础的。在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探索中,诗仅仅呼唤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人和自然的原始同一性或统一体,是神话、宗教、哲学和科学所追索的基本真理。这个“同一性”和“统一体”,作为一种体验,作为情感方式,作为信仰,作为理论的范畴,存在于文化的各

种形式中。隐喻和隐喻思维是人类古老生活——宗教、仪式、巫术、习俗、信仰的基础。

因而隐喻不仅是一种诗的特性，不仅是语言的特性，它本身是人类本质特性的体现。是人类使世界符号化即文化的创造过程。隐喻不仅是诗的根基，也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基。隐喻不仅是语言的构成方式，也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本构成方式。正像隐喻总是超出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它使人类也超出自身而趋向更高的存在。语言的隐喻功能在语言中创造出超乎语言的东西，隐喻思维使人类在思维中能思那超越思维的存在。隐喻思维使得人类把存在的东西看做喻体去意指那不存在的或无形的喻意。一切存在的，只是一象征，一切无形者，在这里完成。它诱使人类在一件事物中去寻找另一事物，诱使个体去寻找另一个我，诱使人类去寻找神。在生命中寻找高于生命的东西，在死亡中寻找高于死亡的东西。隐喻使生命的意义成为动人的悬念而被人类精神所渴念、期待和追索着。凭借隐喻之特性，我们在对生命世界的亲近中保持着作为生命之奇异和美好奥秘的遥远感。

似乎无可非议的事实是，语言的隐喻性正在衰亡。日常的语言是隐喻消失后的语言。是诗意和神性已死的语言。“山头”这个词中不再含有人的影像，说某人“成熟”也不再含有植物的意象。

隐喻的衰亡，无可挽回的是语言这个文化母体的衰亡，是人类生存中原始文化综合体的解体。是天地人神四重世界的分裂，和人与自然的最无情的离异。隐喻的衰微，是人与宇宙的同一性和统一体的衰微，是神话精神的衰微。

隐喻的衰亡，象征着人在世界上的一种厄运。在语言中，人与自然的剥离，是人的精神与自然母体的剥离，是自然的美好从人身上被剥离的精神灾难。当隐喻趋于消逝，当人的影像从自然万象中消褪淡化，就像“山头”“山腰”中不再有人的影子一样时，人就被从自然中彻底放逐了，人被逐出了乐园，精神就丧失了与世界一体的家园。人就成为无家可归者。

亲近自然返回自然并非过河入林回返穴居，而是在精神上与本源的一种亲近，是拥有一种与宇宙共一呼吸的大精神，是与大地共一结合

体的半神意向。而在语言的沦落中，我们的精神也无可挽回地一起沦落了。

在人类的精神困境中，在生命与世界的原始统一体趋于解体之时，在人被流亡、生活处于一种无意义的喧哗与骚乱的时刻，诗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寻求隐喻，寻求把人与自然，把生命和宇宙统一起来的那种原始的力量。

带着死亡的庄严，高高矗立于太阳舞蹈的河岸
我是我，也是整个世界，穿过黑暗合而为一
岁月是风，是水，是缓缓移动于我内外的同一叶帆

（杨炼：《高原》）

在“统一体”处于解体之时，诗人创造了一种“相似性”和“同一性”的力量来恢复生命和世界的基始的联系，创造出一种有凝聚力的和整体化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精神力量，创造出宇宙恰如所感的那种力量。在生存趋于僵滞之时，活的隐喻通过“相似性”的力量创造出无穷的变化、变形和移位，从而结构起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那种张力感。斯蒂文斯在《比喻的动机》一诗中写道：

企望变化的那种兴奋
就是比喻的动机，它躲避
那最初的正午的压力
躲避存在的 A、B、C。

这企望变化的兴奋与渴望同一性的欢悦来源于同一种精神。每发现一种相似性就是发现一种新的思想，就意味着形成了一个新的认识境界。因为新的相似性就呈现出新的含义。这是一个福音。因此它也将形成一个新的生存境界。

在一个人体式的大地上，诗人到处看到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与统一性。复活了的隐喻就重新成为宇宙统一性的力量。凭借了这种力

量,诗人就在万物之间,和人与万物的无限相似性与同一性中穿越世界。

女人的肉体,洁白的山峰,洁白的腿,
你以委身的姿态呈现给世界。
我这粗壮劳动者的身体挖掘着你,
使得儿女从大地的深处跳出。
我不过像一条隧道。飞鸟从我这里逃离,
而黑夜以强力的侵袭进来。

(聂鲁达《爱情的诗》)

在人与大地这两个彼此变得很像的世界中,诗人就体验到一种对人的自然式的领受和对自然的纵情欢爱。诗人就体验到一种“同一性的狂喜”,这是生命宗教感或宇宙宗教感式的狂喜,是体验到生命与宇宙合而为一时刻的狂喜。这是庆典日的狂喜。这个时刻就有了纯粹的歌唱,有了祝福。

这是复活的时刻,再生的时刻。诗是隐喻的复活。是人重返大地的仪式。当人们从自然中被放逐,在“山头”“山腰”和“山脚”下全不见人的踪影时,诗复活了这古老的隐喻,复活了自然中人的形象,复活了人身上的自然。它从自然万物中召唤出诸神,它在人身上展示出自然万物、诸神和圣殿。这是使生命复活的仪式——

他已面临黄昏,他的脚印
形同落叶,积满了山道
他如山的一生老树林立
树根、粗藤紧抓住岩石
野花如雨溅上草丛
而阳光总是那么平静
他身上有松脂和兽皮的气味
衣褶里鸟巢啾啾随风飘走……

(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移山》)

这也许是死。不，是变化。在这变化中，死亡的事件化作了一片新的生机。只有那些被从自然的乐园里彻底放逐的人才会死。懂得大地之奥秘的人不会死。他只是参与另一种生命。他只是变化。他重新变形为山，为山的风景，为山的魂灵。他的形体不仅成为一座山，他的躯体也成为一座神殿。

隐喻的复活，是语言这个文化母体的复活。是原始文化综合体的凝聚，是神话的再现，是生命宗教感和宇宙宗教感的重建。隐喻的复活，是人与自然的原始关联的恢复，诗也就是在为我们“重建家园”。诗人的“重建家园”便意味着“创世”。由于诗的创造，我们就重新有了语言来作为家，我们在存在的深处拥有了失而复得的语言。于是我们就活在诸神话语的启示与祝福中。活在创世的神恩之中。

诗是语言的原始形式。原始的语言是隐喻。隐喻是以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身于自然为基础的。它产生人与万物间的移位变形，幻生互化。这一为诸神命名的语言形式包含着诗性、神话和真理。诗是语言的隐喻形式。因此诗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它是神话在人类文化中的变体。神话的思想并未彻底丧失，或者说，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命宗教感和宇宙宗教感并未彻底丧失，它成就了诗。诗于是就具有一种冥冥神谕之力。

本书即采取了一个神话性的立论。它基于人类的创世神话。诗与思就是某种类于创世神话的行为。毕竟，人类需要不断地创世。或可说，创世是一种永无终结的圣职。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写道：“创世神话是指某一文化传统或某一社群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象征手法叙述世界的起源。对于各种世界观、对于人类在宇宙所占地位的学说以及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来说，创世神话都具有重要意义。”创世神话所蕴含的人类思想并未成为过去，或者说，创世这段历史永未过去，创世永在当前。创世神话表达了人类对世界或存在整体的追问。这个原始的追问亦是个终极的追问。人类文化在其各个阶段上都用其所达到的想象力和文化手段来重新叙述“世界的起源”这个故事。而这个超越于人类经验范围的故事不能不是

一种神话,也不能不是一种象征或隐喻。这是一个中心的有凝聚力的神话。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力,围绕着这个中心的神话,人类组织起同心圆般的生活。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索尔斯蒂尤斯就说:“神话是从未发生过的、但又是始终存在的东西。”

人类的诗与思即是对创世对世界的起源、也就是对存在整体的追问和象征性的叙述。也许诗与思更常常地表现了在存在整体面前的惊愕。它以其“惊讶”而与此存在整体与创世面对面。也以其惊讶使世界的起源和创世者成为充满诱惑的悬念。

让我们重返创世神话的意境寻找“语言:诗与思”的本源。

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其创世神话是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创世神。这个创世神是世界以前唯一存在的实体。这个创世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这话语就是神的“道”和世界的“逻各斯”。而语言—逻各斯乃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神的话语与原始的混沌一起颤动,话语与物同体不分。那么,世界万物就是神的话语。这话语就像宇宙万物一样永远在消长,而永远存在着。他在万物中永永不寂地诉说着同一的话语,人类就永远处在创世的神恩状态。当人类忘却了聆听,他也就忘却了诸神的话语和世界,忘却了本源。当人们听不到诸神于万物的启示,世界就喑哑了。人就隐入孤寂无援之中。

世界的整体倾向于隐匿。问题在于,去发现能够使事物说话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无需由诗人来组织。诗人让语言通过他,以语言自身的隐喻结构组织起来。重要的是在语言的组合中所表明的“同源性”的相互关联。它使存在呈现出来。海德格尔说过,只有当存在(世界、诸神)向人说话的时候,人本质上是什么才是什么。为了使存在可以向他说话,他就必须使自己处于一种聆听状态。对于具有此种宇宙宗教感的人来说,他生存于其间的世界万物是一种语言,无时不在向“你”低诉或低诉“你”,无处不在“闪烁其词”,撩拨你的心智,浸润你的灵魂。对于丧失了这种生命感觉的人,世界是一堆死物,人的话语亦不过指向这些事物。诗人的说就像是在听,它根植于对“你”的回应,聆听存在、万物、圣灵通过他而说话。并以此使存在现身。人以此实现对存在的参与,即参与创世。诗人在此意义上是参与神的工作,他参与世界的创

造,同神一样,以语言的方式。

在了解这个似乎过于玄奥过于武断的语言创世神话之后,我将引入东方世界的更为本真朴拙的牺牲创世神话。也许只是在此,我们才更便于深入理解创世,理解人与宇宙的联系,深入“语言:诗与思”的诞生之地。

在东方世界的创世神话中,倾向于相信世界是由“原始亲体”产生的。亲体原为混沌体或一“混沌”,或一“宇宙卵”。这种混沌状态或宇宙卵包孕着分裂与崩化的可能性。然后这个亲体的混沌状态被毁坏,它导致了以人类文化为中心的宇宙秩序的出现。

埃及神话将开天辟地之为归于太阳神——拉。而拉为其父太初混沌努恩所生。据赫利奥波利斯的宇宙起源说,拉既生了混沌,复又自我交媾,即通过所谓“自身受孕”依次造诸高位神以及人和兽类。拉“以口生舒”,即大气之化身及舒的配偶。舒夫妇这双神侣复又生大地“格卜”和天“努特”以及诸神。拉以泪水造人,太阳为拉之一目,月亮为另一目。“天”或为女身即女神努特,她以手指足趾撑地,体呈弓形;或为牛形,体上绘有日月之舟和群星。

由此可见,此宇宙起源说乃是一种诉诸互生和神幻的一个化身系列。神即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幻化或化身。在埃及神话中,天界和地上的许多自然现象,太阳、月亮、大气、土地、尼罗河、荒漠等等,均有各自的化身。而太阳则有一系列的化身。如太阳为一硕大无朋之猫,或为金龟子(甲虫)、鹰、蛇,或为乘舟巡行之物。不难发现,这些神秘的化身都建立在事物间的某种相似性上,事物因其相似性而被对等视同为一,因相似性而成为化身。

在印度神话中,说世界最初是一暗的自体(混沌)。自身不显现却使世界显现的世尊从自体创造了水。世尊将自己的种子投入水中,水中生一金黄的蛋。金蛋破裂,生出人类始祖梵天。梵天将蛋壳一分为二,使天地分开。梵天从自身的心灵、眼睛、嘴巴、耳朵、鼻孔等生出六位造物主,从身体的其他部位生出诸神。

在印度古代圣典《吠陀》经书中,对宇宙的产生还有另一说法。创